

# 鏖戰湘江

李子红 黄利明 邓起龙 编著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主编

# 鏖战湘江

李子红 黄利明 邓起龙 编著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

1994年11月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工  
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  
经桂北突破湘江 60 周年

## 前 言

1934年11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桂北，在灌阳、兴安、全州三县之间湘江地域，遭到国民党军队三面重兵包围封锁。入境7万红军，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同前堵后追，三面夹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30多万众敌进行较量，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史称湘江战役。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恶战，血战，生死决战。

初冬的湘江地域，硝烟弥漫，地上，敌军层层包围，封锁，狙击；天上，敌机频频侦察，扫射，轰炸。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敌人，轮番进攻；敌机，轮番轰炸。在敌众我寡，装备落后，战情险恶的情况下，英勇的红军克服长途行军的疲劳和饥饿，忍受“左”倾羁绊的苦涩，以“保卫党中央”钢铁般的意志，同于我4倍多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在灌阳的新圩，在全州的觉山铺，在兴安界首的光华铺等主要战场诸阵地，展开夜以继日，撕心裂肺的枪战，白刃战，肉搏战。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浴血奋战，到12月1日晚上，红军终于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于湘江之滨“全歼”红军的罪恶阴谋。

红军突破湘江，其重大历史意义，远远不止于粉碎了敌人

的狂妄阴谋,更重要的是,湘江战役的最后一枪响声,沉痛地敲响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丧钟,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顽固坚持这条错误路线的李德、博古,他们在政治上所搞的那一套宗派团体,排除异己,专横跋扈,家长作风,太上皇恶习;在思想上所搞的那一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神圣化,死搬硬套,脱离实际,违背国情,违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特点;在组织上所搞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那一套“惩罚主义”;在军事路线上所搞的那一套战略进攻时的冒险主义,战略防御时的保守主义,战略退却时的逃跑主义等等,那一系列,那一整套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也都在湘江战役的炮火中暴露无遗。通过湘江战役的实战检验,面对湘江战役血的教训,联想广昌失利,苏区丢失,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的悲惨情景,党内和红军内更多更清醒地看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李德、博古直接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性而加以反对,要求停止执行这条路线,要求错误领导者下台;而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思想、政治、组织、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则在认识上发生了突变,产生了新的飞跃,并由衷敬仰而加以拥护,期望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斥的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而且,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这种期望,也越来越热切。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所追述的那样:“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左”倾错误领导,湘江之战,红军绝不会损失那样惨重;换句话说,如果是毛泽东领导指挥,湘江战役完全可以避免,红军当然也就安全无恙。这是历史,这是公论。无奈,“左”倾宗派集团猖獗,毛泽东早已被贬“走麦城”,几度逆境,连发言权都没有,哪来的指挥权。更有甚者,李德、博古还派了人暗中监视。尽管如此,心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毛泽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同“左”倾错误的斗争。在苏区斗,在长征路上斗。对敌情了如指掌,且富有预见性的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曾多次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几次建议避实就虚,改变行军计划,改变进军的方向,旨在保存力量,避免红军遭殃。但是,僵化教条的李德、博古却听不得半点意见,始终孤注一掷,最终自食苦果,使红军惨遭损失。连博古自己也差一点自戕一命呜呼。目睹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身患重病,一直坐着担架随军行动的毛泽东,一路在担架上思考、运筹、谋略的毛泽东,行至湘江边,蓦然走下担架,立于江边,一手叉腰,支撑着羸弱的病体;一手挥向天空,连呼三声:“要讨论失败原因”!严厉而宏亮的湘音,犹如春雷,滚过江面,掠过老山界,在桂北的崇山峻岭中回响、共鸣,在红军将士们的心中荡漾,激起人们心潮逐浪高。此时,活象困兽的李德、博古,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从中央高层领导,到红军战士底层,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分上下地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争论。部队一路行军,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周恩来语)。争论的内容范围,主要是反第五次“围剿”以来,屡次失败的原因。争论的焦点,是军事路线问题,包括领导问题。这次争论,对历史的转折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重大历史意义,正如杨成武将军所

评述的那样：“红军长征途经广西的光辉战斗历程，是遵义会议召开的酝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争论，真理战胜了谬误，正气压倒了邪恶，党内矛盾得到了缓解，情况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因重伤和重病，长征以来也一直坐着担架，一路同毛泽东的担架齐头并进，且一路交谈，一路倾听毛泽东的宏论，钦佩毛泽东独特见解的王稼祥、张闻天，此时，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而且在行动上，从“左”倾机会主义核心集团中分化了出来，站到毛泽东同志一边。身居高位，素来偏向、拥护而又在“左”的束缚下暗中运用毛泽东战略战术去克敌制胜的明白人周恩来，此时，对毛泽东的拥戴更加明朗化、公开化。广大红军将士更不屑说，心中早就呼唤，早就盼望毛泽东出来导航掌舵。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革命潮流势不可挡。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渡过湘江后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就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而，保证红军长征从曲折走向胜利，使党从幼年时期走上成熟阶段。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伟人的教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禁想起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倾向的那个著名论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更由于此，而使我们从中悟到：了解湘江战役历史，回溯历次“左”的危害，防止“左”的干扰，避免“左”的折腾，于当今的改革开放，“四化”建设，无疑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纪念红军长征突破湘江 60 周年，学习老革命前辈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以史为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保持清醒

的头脑，胜利愉悦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时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纸辅助资料。这是我们试图编写这本小读物的主要动机和目的。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广泛阅读了党和国家的有关文献资料，研习了红军将士们的回忆录，大量地吸收、借鉴、融入了文史界诸多专家、学者和党史工作者的优秀成果，荟萃精华，编撰成册。在此，一并说明，一并表示谢意。并附参考书目于后。

中共桂林地委、桂林地区行署领导对编著出版这本书十分重视。记得在我们向地委汇报编著出版该书的意图时，地委书记唐正安同志当即面示：“书要写好一点，要搞漂亮一点”。尽管我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时间仓促，主要是我们学识浅薄，水平有限，面世书本，尚为粗略，纰漏恐亦难免。敬请前辈海涵，读者见谅，不吝赐教，多批评指正。



# 目 录

红军长征头个月  
敌人封锁尽枉然 ..... (1)

红军转移目标被暴露  
敌人张开血网锁湘江 ..... (5)

军委决定突破湘江  
中央红军陆续入关 ..... (11)

桂军网开一面  
红军痛失良机 ..... (16)

湘军企图填补真空  
红军先敌抢占渡口 ..... (21)

敌军重兵包围  
湘战全面爆响 ..... (26)

桂军反扑新圩阵地  
彭杨军团首战告捷 ..... (30)

湘敌大军压迫觉山 林聂部队全力反击 .....	(39)
桂军驰援兴安阻敌一个师 朱德命令驱逐光华铺之敌 .....	(56)
敌人半渡而击 红军损失惨重 .....	(63)
红三十四师惨烈悲壮 师长陈树湘以身殉国 .....	(69)
一路上,毛泽东在担架上谋略 湘江边,王张周毛会心紧握手 .....	(75)
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博古,怕负责任欲自戕 .....	(86)
军民鱼水情 危难见真诚 .....	(96)
痛定思痛忆当年 红军将士话湘战 .....	(103)

## 红军长征头个月 敌人封锁尽枉然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的危害，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遭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国民党 50 万军队乘势攻进中央苏区腹地。眼见中央革命根据地濒临绝境，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 年 10 月 10 日晚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苏区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 8.6 万多人被迫连夜撤离红色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红军开始向南突围，刚刚迈出长征的第一步的时候，蒋介石在命令国民党军队继续“围剿”中央苏区留守机关的同时，调遣了几十万军队尾追红军，对长征的红军进行“追剿”，紧接着在江西的西南面，湘粤边境的湖南境内，湘桂边境的广西境内湘江一带等地区设置四道封锁线，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防守，并派飞机协同作战，施展对长征红军进行前堵后追、两头夹击的军事阴谋。

长征路上，处处遇险。红军边走边打，英勇奋战，斩关夺隘。在进入广西前的一个月里，就连续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10月21日,夜。红军顺利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敌人的这道封锁线,设在江西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以碉堡群构成,曾被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由粤军防守,凭借碉堡进行顽抗。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敌人砖石砌起的排堡、连堡、营堡等这些碉堡群,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妨害极大。然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红军将士们在实施军事战术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对敌进行攻心,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巧妙地瓦解粤军守敌,逼其“让路”。结果,比较顺利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激起当地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一举捣毁了蒋介石的“乌龟壳”——碉堡群。

11月4日,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这道封锁线,设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到仁化、乐昌一带山间,工事设防严密,碉堡、沟壕相通,火力相连,是一个密集火力封锁区。蒋介石亲自电令粤军阀陈济棠部主力同湘军何键部堵截,并派遣飞机协同作战。红军进入封锁区前后,一路宣传党的政策,讲解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并把没收当地土豪的财物分发给群众。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红军战士犹如猛虎扑羊似的,向着敌军猛烈冲击,沿途摧毁敌人的碉堡,并采取佯攻、炮击、强行通过等军事手段,攻占敌人各个据点。约莫经过两天的阵地接火战,最后又突破了蒋介石布下的第二道封锁线,挥师向宜章方向前进。

11月13日,红军顺利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这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由粤军和湘军防守。粤军陈济棠部利用铁路、公路交通方便的条件,急速赶到红军队伍的正面进行堵截,湘军何

键部则集结在衡阳、郴州待机夹击。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从江西、福建追了上来，情势十分危急。红军抄山区羊肠小道，一面阻击各路敌军，一面朝着宜章方向前进。

宜章一带地区的群众对党和革命早有认识。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以前在湖南领导过革命活动，在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所以这里的人民群众觉悟比较高，与自己的人民军队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尤其是这里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此时还十分活跃，他们获悉红军快要到来，便加紧活动，四处袭击敌人，烧毁敌人碉堡，为红军扫除征途中的部分障碍，并组织当地工人、农民挖坑道，搬木头，扎梯子，主动配合红军攻占宜章城。宜章城中的守敌，起初还在蠢蠢欲动，向我红军开枪抵抗。当红军连续猛轰几炮，将敌碉堡炸毁时，敌人就吓得紧闭城门，连夜逃跑。宜章“不攻自破”，红军顺利地占领了该城，并在当地工人、农民中吸收了一个新兵连百余人。至此，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又被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各路军的所谓“剿匪军事”，功亏一篑。

红军虽然顺利地突破了上述三道封锁线，部队的建制和序列也基本上保持完整，但毕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每次突围，都有伤亡。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减员 3700 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 9700 余人；突破第三道线，减员 8600 余人。

行军一个月，突破三道封锁线，减员 2.2 万人，损失不小啊！毛泽东同志对此深感痛心。尽管他长期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早在 1931 年宁都会议时就被剥夺了军权，但是，他无时不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所以，当红军行至湘南

时，他毅然挺身而出，和朱德等将领一道，同当时掌握中央领导大权的博古，同占据红军最高指挥权的李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同志认为，湘南是老革命根据地，党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建议红军暂时在这里站住脚，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摆脱眼下的危机。然而，一贯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博古、李德，却师心自用，一意孤行，粗暴地拒绝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主张继续西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硬要部队按照自己原定的路线去闯湘江，去碰蒋介石早已精心布下的天罗地网——第四道封锁线。

## 红军转移目标被暴露 敌人张开血网锁湘江

在长征开始的头一个月中，蒋介石只知道红军是一路朝南突围，但是，红军究竟要往哪里去，蒋介石是心中无数的。直到11月10日，国民党军队攻占红都瑞金时，从云石山搜出中共中央的残存文件中，蒋介石才查明红军此次突围不是南进，而是西征，才明白红军主力行动的路线是沿肖克故道，经兴安、全州、灌阳西进，甚至弄清了红军这次战略转移意图，西征的目的是要去湘西北与贺龙、肖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对此发现，似乎十分惊喜，且近乎利令智昏。他认为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离开赣南老巢”，“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于是命令各部队迅速“分别堵剿与追剿”，务必使红军不能西去与贺、肖会合。

蒋介石最害怕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害怕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害怕中共中央在湘、鄂、川、黔建立成片的苏区。为此，蒋介石作出了分两步走的阴谋计划：第一步是，先合击红军于湘南天堂圩与道县间的潇水之滨；第二步是，设置第四道封锁线，消灭红军于桂北湘江之滨。

但是，由于红军已经胜利地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接着又攻占了道县，渡过了潇水，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步阴谋计划。尽

管这样，蒋介石仍亡我之心不死。他要实施第二步计划，那就是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为此，他于11月17日抛出了所谓“剿匪计划大纲”，电令国民党各路“追剿军”“努力穷追”，协力予以“追剿”、“截剿”或“兜剿”，“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肖合股之目的，”并“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之后，又发出了一道道连篇累牍的“南昌行营”电令，指令“巩固湘、漓水上游原防”，在“桂线上赶筑工事”，“选择重要城镇，构筑据点……逐层加强增密”，严密布防第四道封锁线，在湘江两岸撒下天罗地网，妄图凭借湘江天险，聚歼中央红军。

湘江，位于湘南、桂北地区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的“湘桂走廊”谷底。它与桂黄公路平行，由南向北穿越桂北的兴安、全州两县，横亘在红军西去的前进道路上。湘江的东面，有与湘南道县接连的灌阳县。兴安、全州、灌阳三点连线刚好形成一个三角布袋形地带。蒋介石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的核心就在湘桂边界广西境内湘江沿岸的兴安——界首——全州；蒋介石部署的湘江战役就是集中在兴安、全州、灌阳之间的这个“铁三角”大包围圈中。蒋介石对这个“铁三角”布袋阵寄以极大的幻想。他的狂妄计划是：以湘军的何键部扼守全州，沿湘江一带布防；以桂军的李宗仁、白崇禧部集中在兴安、灌阳一带防守，形成一个张开口的布袋阵，让红军钻进去；然后，再以中央军，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东向西尾追红军，以前堵后追、两头夹击的态势，压缩“铁三角”，拉紧布口袋，缩小包围圈，利用湘江天然屏障，对红军进行“围剿”、“堵剿”，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兴安、全州、灌阳之间，葬身湘江之中。这就是蒋介石的狂妄计划，是蒋介石的恶毒计。



为了达到这一阴谋目的，蒋介石公然调遣国民党的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共 26 个整师，30 多万兵力投入湘江战役。同时，任命湘军首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要他指挥湘、桂、粤军及其嫡系薛岳部和周浑元部。同时任命其嫡系将领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命令沿途粤、湘、桂、黔等地方军阀严密防堵，“合力堵剿”，以实现于湘水以东地区歼灭红军的计划。

据史料所载，当年投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军队有：何键所属“追剿军”，15 个整师，外加 4 个补充团，3 个保安团，1 个支队，1 个空战队。“追剿军”分为 5 路军，由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李韞珩分别充任第一、二、三、四、五路军司令官。此外，还有李宗仁、白崇禧所属桂军的两个军 5 个师，以及陈济棠所属粤军的 6 个师，也都参与了这次湘江战役。

调兵遣将事毕，蒋介石当即作出具体部署。他的算盘子是这么打的：以湘军刘建绪部 4 个师立即开赴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进行堵截；粤军陈济棠主力部队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中央军吴奇传、薛岳两部到湘桂公路沿线的湖南边境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桂军三个师的兵力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带，与黄沙河至衡阳间的湘军封锁线相衔接，扼守堵截；中央军周浑元部由宁远至天堂圩向道县尾追，湘军李云杰部和李韞珩部分别由嘉禾、临武、蓝山向宁远、江华、江永尾追，“速以大军压迫”，逼使红军西行进入桂北，强渡湘江，钻进他的血网，形成重兵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的态势，最后，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妄图倚仗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达到全歼红军的目的。

根据蒋介石的全面部署，“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他走马上任的第二天，就作出“追剿”计划，并将“追剿”军指挥部由长